

## [菓子狸的血◆詹聰貴作品]

材料◆粉腊筆

第十八位奶媽的奶水有問題，導致童年時生皮膚病，依據傳說，用菓子狸的血治病。



## [背影◆詹聰貴作品]

材料◆粉腊筆

少年時旅遊上海，在寄居的房舍驚鴻一瞥。



[美術生活筆記]

## 大詹的旋風

文——劉秀美

史情結逐漸浮出柙面，情誼深厚的美術班底層，彷彿有一絲逐漸擴大的冰痕。正在這時，大詹帶著一股鮮艷的刺激出現，大詹每星期展露的裸女畫面，帶來一股令人眩暈的粉紅色旋風。這些裸女畫面有來自北歐的金髮藍眼美女、也有黑髮黃皮膚的東方女郎、美人燕瘦環肥、髮膚五顏六色、班上的老年畫家受到人體畫面不斷的衝擊，每個人都躍躍欲試，逐漸在羞澀中釋放幻想，畫出自己意識型態中的女體。有些畫出前清古代裸女，有些女性畫家則半帶羞怯的畫著背影。我看到這股復活的青春火焰彷彿正在燃燒，我開玩笑的對他們說：「老年時期畫人體比較好，不像年輕的時候，看到人體模特兒，一直要衝上去。」

高大的身影、俊俏的面貌，鎮日裏帶著酷酷的表情，渾身散發著一股莫名的舶來品味道，這就是大詹。他自承是女性美的鑑賞家，並且宣稱自己童年時有很深刻的女性經驗，共吸過三十六顆奶，因為母親生性沒有奶水，兄弟都由奶媽養大，他總共有十八位奶媽，每個奶媽都有兩顆奶，故他一共吸過三十六顆奶。也因此，對

那一整年的工作，是在電台開講國民美術，諸如從菜市場到客廳、從廚房到蚊帳內的國民生活展現……。

從空中叩應，報名了幾十位長者，就在社區電台地下室，組成了一個社區電台的流動老人美術學校。年尾的時候，剛好碰上台灣第一次的總統大

選，這些因開始繪畫生活而顯得生龍活虎的老人，無不在畫布上顯露他們的拉票技巧。每星期繳交的作品中，畫面裡的人物，無不處心積慮的比劃手勢，暗示他們心儀的候選人號碼，選戰像一陣漣漪，擾亂了美術班的平靜。

隨著選情加劇——省籍問題、生命

女性乳房有極深刻的接觸。在一幅畫——「菓子狸的血」，畫面上方結實累累像成串豐碩葡萄的乳房，以及下方坐在眾目睽睽之下，被塗以菓子狸的血全身通紅的人，就是大詹的童年自畫像。原因是第十八個奶媽的乳汁有問題，導致他的皮膚生病，而用菓子狸的血塗抹。

二〇年的大稻埕街頭，有領導全台風騷的永樂座、第一劇場、蓬萊閣等歌場舞榭，盛極一時還請梅蘭芳到此公演。當年街頭上走動著仿如上海月曆美女穿旗袍的摩登女郎，以及延續至今今天的黑美人、白玉樓、江山樓、

東雲閣等大型酒家，昔日滿滿都是當紅藝旦。波麗露咖啡廳和山水亭料理店，更是建立台灣文化的溫床，大詹就是那個年代，那樣風流的大稻埕氣氛中出生成長。

大詹兩歲的時候，母親接受好友「桃子」的邀請，前往民生西路的天主堂做禮拜。在母親身懷的他抬頭仰望教堂頂端的彩色玻璃，彩窗上鮮艷的色彩吸引住他，是他這一生記憶最早的影像，也啟蒙了他對美的第一次感受。他自小就有極強的描繪能力，七、八歲時，家中寄居了一位日人著名漫畫家榎本真砂夫，喜愛醇酒美人

的畫家，經常吸引大詹童年時的眼光。母親最喜歡逼迫大詹描繪線條繁複的鏡中龍鳳，又要他模仿各式玻璃畫，以便向她的姊妹炫耀。大詹如果畫不好，會遭母親責打，寄居在他家的榎本真砂夫經常同情的默默看在眼里，他們在靜默中交流著對彼此的欣賞。榎本真砂夫經常在領到畫稿後，就在美人如雲的酒家花光，第二天起就要餓肚子，但他超絕的藝術才藝早已使大詹折服，在年僅八歲時，就懂得將榎本真砂夫丟棄在字紙簍的畫稿，細心的保留到七十四歲的今天。

大詹的父親為日據時代酒組合的組長，只憑舌尖一沾就能品嚐酒類的真假或品種。富裕家中帳房大木櫃，一抓起來，裡面珍藏的佳餚美食立即可辦十桌酒菜。面臨太平町的二樓房子有鏤花欄杆，大詹愛畫童時面向窗口，聆聽美妙街聲。最吸引他的是，對街唱片行不分日夜放送的樂曲歌謠，他的畫中將音符全化做耳朶與眼睛的符號，這也是引致他成年後，進入爵士樂團工作的主因。童年時在都市環境中，豐沛的人文景觀及文化刺激，形塑了大詹一生最喜愛的音樂和

## [我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◆詹聰貴作品]

材料◆粉脂筆

童年時的經驗以及喜愛  
藝術和音樂構築了  
我的人生三部曲。



美術的搖籃。

大詹五歲時上過私塾，從小就隨名師宿儒讀書。不幸，在甘谷街的漢學老師趙鴻藩被日人凌辱致死，這樣的刺激對幼年的他，形成一種對日本人士的不滿。上日新公學校時，又因家中信奉天主教，而受到日本老師排斥、在校生活被百般虐待，在小學運動會接力賽時，日本老師藉傳送木棒時痛打他的頭。小小年紀的他，因家庭環境特殊，在校生活過的不甚愉快，又因皮膚病纏身，早熟憂鬱的 he 思及未來如何從軍、做人等問題，一

度絕望的想自殺。

大詹公學校畢業後，就進入台北中學（現今泰北中學）就讀，他在此遇到一位武藝精湛的柔道老師，而在此時，為柔道武術深深的著迷。矮小精壯的宮山先生，可以徒手接刀器，懲罰整排學生時，只稍用手掌輕觸臉頰旁空氣，學生立即感到臉部如針刺般的灼痛異常。在中學時，規定沒有練到校內初段不能畢業，因此也鍛鍊他一身的好身手。

中學畢業時，家道開始敗落，母親為了房子糾紛在一場意外喪生，延平

北路的家屋又被日本政府拆除成為防火巷，父親也鬱悶成病，最後又因醫學知識不足，導致糖尿病情惡化而死。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前夕，大詹本想申請到東京上野學美術，但日本政府不答應，要他先擔任修飛機員工。對日本人憎惡已久的大詹，那裡肯為日本帝國效命，就此放棄往東京學美術之路，而在戰時考進了台灣放送局（今二二八紀念館）而成為台語播音員。

終戰之後，大詹在街頭遇見從凌虐他的日本老師，想起過去種種，血脈憤張的他，如今已是青年茁壯的身子，難掩心中忿怒，抓起木劍就要上前開打，但看到兩鬢微霜已呈老態的老師，一副戰敗國民狼狽的模樣，又頹然心軟而放不木劍，就這樣隨著一個野心帝國的消失，他的一段少年歲月也成為過去。

終戰後短暫空虛的社會，旋即為播遷來台的國民政府所接收，美國防衛基地也正式登陸台灣，大詹隨著菲律賓樂團，為渡台美軍所建立的台南馬甘波美軍基地表演爵士樂，揭開了台灣爵士音樂的序幕。從那時到現在，他們成為台灣流行西方音樂的創始